

山乡的一面红旗

淑 耘 等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一、紅軍团长当农民	洪 洋 1
二、老战士的青春	柳佑等 24
三、山乡的一面紅旗	淑 耘 43
四、白手起家	孙 方 63

紅軍团长当农民

洪 洋

故事的开头

冬月里。河水干涸了，树木挺着突兀的枯枝，站在沉睡的山崗上；远处大別山的层层峰巒，也悄悄地隱在云雾里。

这是大自然的冬景。人們的生活却恰好相反。

这些日子，在紅安县里，人人的心都象六月天的太阳，热烘烘的。滿眼是青枝綠叶：粮油畝，花果山，蚕吐絲，蜂酿蜜，魚滿塘，猪滿圈，牛羊成群，鷄鴨滿塢……。

紅安县城里，正在举行四千人的生产跃进誓师大会。决心書、挑战書象蜂群飞进大会場。它們来自田埂上、村舍里、积肥堆上。这哪里是决心書？就是一首一首的詩篇，最生动的詩！最激动人心的詩！

会上涌現了大批的模范。其中有一个方和明，是紅軍的老团长，革命胜利后当了农民，人称“模范中的模范”，轟动一时。有位殘廢軍人徐士清，过去有些居功驕傲，这几天逢人便說：

“我并没有功劳，比起方团长来，人家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！”

柳林乡十六个复員軍人，听了方和明的事迹，个个爭着說：“方团长参加革命二十多年，还参加农业劳动，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产劳动？”

方和明那个农业社社长說：“我們有了方和明，农业社就会永远巩固！不会垮台！”

会场牆上的大紅紙，更把方和明写进詩篇里。現引两首为証：

生产跃进誓师会
县委書記报告詳
各地經驗齐介紹
出現不少典型乡
光荣大媽把話講
团长和明志气昂
艰苦深入加勁干
情緒飽滿战一場

另外一首，更其雄壯。請听：

学大媽，效和明；兴师动众和困难搏斗！
赶先进，創幸福，前呼后拥向田野进军！
有信心，有决心，保証亩产站粮双千斤！

这方和明究竟是怎样个人呢？

夹被还乡

一九四九年秋天。大別山下一片金黃。这天中午，在盘蛇般的山路上，走过来一个人。矮个子，四十上下的年紀，身上披一件旧軍棉袄，背上背一床夹被子，露出个瓦灰色的

被面。只見他一邊走，一邊喘氣，還一邊用手揮着額上黃豆大的汗珠。說天氣熱吧？伏天早已過去，路上伢們都穿上了夾衣。說太累吧？這山路並不陡峭，他又是勞動人模樣，背上兩三斤重一床夾被，又算得么事！



還有一樁奇事：他愈走愈慢，好像抬不起腿來，走到一個山坳旁邊，竟干脆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來了。

他是誰？他就是紅軍老團長方和明！

他為什麼喘氣、流汗？為什麼坐在石頭上？因為他心裡太激動。

一陣西風吹過，田里的稻穀紛紛點頭。方和明望着在風里晃動的飽滿的谷穗，心口突然砰砰亂跳起來。呵！二十年

前，不也是这个时候？苏维埃政府敲锣打鼓，送他去参加工农红军……

于是，一刹那間，他好象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天。苏维埃的红旗招展，锣鼓齐鸣，火炮翻天。远处在杀猪宰羊，近处妇联把鸡蛋装满了一袋袋。他握着乡苏维埃主席方宝山的手，对欢送的人们说：

“你们这样热烈欢送，我一句话也没说的，我们一定在前方努力干。什么时候革命成功，什么时候见面！……”。

这时，山坳里出来个人，担了一担早谷。方和明赶紧站起来，迎上去问道：

“請問：有个叫方宝山的老头还在吧？”

那人歇下担子，詫异地望着他，也不答他的话。半天，才反問道：

“你怎么認識他？”

这会儿，方和明早把那人端詳了好几遍。看他三十左右的年紀，长长臉；似乎有点面熟，却記不清是那一家孩子了。二十年啦！孩子都生孩子了。方和明笑了笑，答道：“他是乡苏维埃的老主席，我参加红军，是他介紹的。”那人“哦”了一声，也笑了笑，說：

“刚从部队上下来？”

方和明答道：“没什么！身上帶了几处伤，回来参加生产的。方宝山还在嗎？”

那人指着对面山脚的一个弯子，說：

“在！在！胡子好长了，就住在槐树下那間土屋里。”他一边說，一边打量着方和明。他望着方和明背上那床薄薄的夹

被，眼光里流露出怜悯与失望。担起籬筐，順嘴溜出了一句話：

“唉！俗話說‘衣錦还乡’，出去了二十年哩……”

方和明正扭头要走，一听這話，怔住了。他想要給那人說幾句話，那人已揚長而去。他抖了抖旧軍袄上的灰塵，把鈕扣旁边漏出来的一块破棉花塞进去，自个儿笑了笑，就往方宝山家去了。

方和明一望見方宝山，搶上前去双手捧着他的右手，緊緊地握住不放；方宝山也是喜欢得老泪縱橫。两位老战友見面，真是感慨千端，情怀万种，一言难尽。方和明喝了一杯茶，定下神来，对方宝山說：

“兄弟①！我是清清楚楚出去，也是清清楚楚回来的。我不是开小差的！”說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張紙，遞給方宝山，“你看，这是我的轉建証明書！你是老主席，是你介紹我參軍的。現在全国解放了，国家又介紹我回乡生产！”

方宝山撫摸着那块紙上一个方形的紅色大印，用欽敬的眼光望着方和明說：

“和明！照信上看，你的伤不輕呵！怎么不好好休养几年呢？”

“組織上是劝我在延安休养。”方和明頓了一下，說：“好兄弟！我怎能讓党和国家白白养活着？回到家里，多少总能劳动点！”

方宝山又問：“这次从延安回来，給家里帶点錢呵衣裳的

① 老苏維埃时代，革命同志間常以兄弟相称。

沒有？”

方和明扭过头，指点着靠在墙角的那卷薄行李，意味深长地笑着說：“我这是‘夹被还乡’呢！”方宝山不知道底細，不知道这“夹被还乡”四个字，是从方才路上听到的“衣錦还乡”激出来的，也就沒理会方和明笑里所含的深意，繼續关切地說：

“和明！你是当过团长的人，眼下家里又困难……。”

方和明听見这“团长”二字，即刻打断了方宝山的話，严肃地說：“兄弟！今后千万莫提团长团长的！紅安剛解放，新干部很多，群众覺悟不高，我們处处要做个榜样。家里的困难，我自有办法解决！”說到这里，他忽然“哦”了一声，好象記起一件重要事情似的說：“进门这久，忘了問問家里的情形。你說我家里人都还在吧？”

方宝山叹了口气，用手捏着花白的胡須，慢慢地說。

“你小弟，剛死去不久，尸首还停在灣子后边的竹林里。沒有錢安葬。丟下四个儿女，两个大点的女子，給人做了童养媳……。”

方和明打断了他的話，急切地問：

“我的老父亲呢？”

方宝山說：“老父亲倒还在！得了肺癆病，只能吃，不能动。家里全靠你弟媳一人撑着。唉！她真是个好賢德妇人，又能劳动！”

方和明听着，一会儿皺起眉头，一会儿又松开來。他坐立不安，提起墙角的行李卷，辞別了方宝山，就奔向自己家里去了。

方和明回到家里，一切果然象方宝山說的那樣。他心上第一件事情，是要把两个做童养媳的侄女接回来。他想，革命胜利了，生活再苦些，也可以忍受，可是人应该过一种自由、平等的生活。因此，从他回家的第一天起，他一想起两个侄女的命运，心里就象刀子绞，又觉得自己对这些孩子有罪。

这天早晨，方和明正准备去接侄女回家，那晓得两个侄女，大的牵着小的，自己跑回来了。她们一进门，就投在娘怀里，痛哭起来。

方和明坐在一旁的竹椅上，看那大侄女，也不过十一二岁，身上披一件旧夹袄，已变成了被布巾子。小的则只有六七岁，一双手粗糙得跟大人一样，长满了茧子和被茅柴划破的血印。方和明看着、听着，眼睛也变得模糊起来了……。

大侄女哭了一阵，抽抽噎噎地对娘说：

“我听湾里人说伯伯回来了，就到高家湾把妹妹接着，一齐回家来……。我们留在家里，好吧？”

娘擦干了眼泪，把她们扶起来，对着方和明，叫她们喊伯伯。大侄女望着方和明，羞答答地喊了声“伯伯”，就把头低下了。小侄女则又倒在娘怀里，哭着说：“我不走了！我要留在家里！”

娘也跟着哭起来。一边说：“留下？留下吃什么？”

这时，方和明再也按捺不住了，他站起来，大声地说：“你们哪里也不用去了！讨米在一起，也热闹些！”

他这一声喊，把大家都怔住了。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这时，大侄儿俊京背了一捆茅柴，进来对方和明说：“伯伯！区里送来了五百斤大米的条子，说是给您的安家费。”

方和明接过侄儿手里的纸条，沉思了一下，说：

“这五百斤大米，就是我们七口人的粮食。我们要省着吃，把主粮留到春天。”

这时，坐在屋角里，半天没有开口的老父亲，咳了一声，说：“那么，今年冬天吃什么呢？”

方和明反问道：“爷！记得小时候，冬天常到塘里克菱角吃，这如今还有菱角吗？”

老父亲说：“有倒是有！要想到口真是个苦事！”

方和明开朗地笑了。“苦？算得了什么！”他转身对侄儿说：“俊京！明天到集上去，把这大米卖它几十斤，买点麻线回来，扎菱角把子……。”

几个小侄女，脸上也露出了微笑。

和困难搏斗

冬天来了。山的颜色，由青转黄。河流抛露出大片白色的沙底，北风把沙土，吹得漫天飞扬。

方和明揉了揉被灰尘蒙住的眼睛，用劲地拖着粗粗的捞绳。绳子上的菱角把子，在塘里来回蠕动，塘底涌起一股股黄浊的泥水。对岸，俊京和他的两个妹妹，执着捞绳的另一端，艰难地拖着。

北风吹到皮肤上，象刀子刮一样。绳子结了冰，比生铁还硬。方和明手上裂开了几条血口子，汗水滴在衣襟上，也凝成了冰条。一双脚浸在冰水里，象站在刀尖上一样。由于

用力过度，他胸前的伤口，又隐隐发痛起来。方和明咬紧牙齿，忍住了一切痛苦，笑着向对岸说：

“你们！冷不冷呵？”

俊京和两个妹妹，好久就蹙起眉头了，听见伯伯的笑声，勉强地回答道：

“不冷！不冷！”

俊京打趣地说：“冷？总比当童养媳好！”把两个妹妹逗笑了。

又捞了两把子，天忽然飘起雪来了。这时，一个人提着一篮子酒菜走过，看到他们的情形，惊异地说：“这样的大雪天，还不回去歇一歇！”

方和明一看，正是去年回家路上碰见的那个人，以后打听到他名叫陈明生，住在山脚陈家岗窝里，是个富裕中农。这时，陈明生也认出了方和明，更加诧异地说：

“老方啊！你革命二十年，受了多少苦，流了多少血，没有功劳有苦劳！找政府救济一下吧！”

方和明拂去了身上的雪花，从容地说：“我们的国家很大，困难很多！一个找政府，两个找政府，都去找政府，政府哪来的钱救济？”他抖动手里的捞绳，一边用劲拖着，一边说：“你看，我们自己不也可以解决困难吗？”陈明生摇了摇头，叹口气，觉得很没趣，缩着头往陈家岗去了。侄子们望着他的背影，笑了一阵。

天擦黑的时候，他们担着箩筐、捞绳回来了。自从弟媳死后，爷爷又不能动，家务事也要方和明自己动手。他把菱角、红苕、野菜、大米捞起来，做了一顿饭，让大家吃得饱

飽的。

夜里，他破例地劈了两块柴，燒起火来，讓大家圍着火坐着，計劃一下全家的生活。

侄子們都說生活太苦了。方和明說：

“照現在农村富裕人家看，我們過得是苦。要照我看呢，過草地的時候，每人每天四兩炒面，那時整天跑路，時刻都要應付敵情。炒面吃完了，有時連皮帶也吃不上……。”火光照紅了孩子們的臉。他們都睜大了眼睛，望着這熟悉而又陌生的親人。

方和明講了許多爬雪山、過草地的艱苦情形，然後，用顫動的聲音說：“伢們！革命勝利是不容易得來的，我們享福的時候要朝後看，別忘本！吃苦的時候要朝前看，看遠景！”說到這裡，他興奮地站起來：“哼！再過幾年看看，我們的生活一定要變樣！”

侄子們的心都燃燒起來了，要求伯伯再講些紅軍長征的故事。方和明說：

“以後的日子長得很，慢慢講吧！你們去睡覺，早晨晚點起來，我給你們燒飯。從明天起，下雪的日子，不做重活，我們一天只吃兩頓扁擔飯。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！”侄子們一致地回答。

到了春天，方和明的家鄉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。工作組進鄉以後，一下子就找到了他。

一個多月了，群眾始終發動不起來。鄉里的當權派大地主王完成，慣會對農民布施小恩小惠，迷惑了群眾的眼睛。

工作組很焦急。方和明一方面串連扎根，一方面在群眾會上宣傳演講。

這時，方和明家庭的生活，是更加困難了。曾經有一個星期，煮飯沒用過燒箕，可是，方和明出門的時候，總是挺着胸脯，雄糾糾地，人家也不知道他是吃的干飯，還是稀飯？

在鬥爭王完成的前夕，他又到了貧農王德康家里。王德康是村里最窮最苦的一戶。因與王完成是本家，顧慮很大。方和明對他說：

“我們這是個老根據地。革命革了几十年，現在革命勝利了，掌握了政權，不積極起來消滅地主階級，革命不是革轉去了嗎？”

王德康望着方和明，嘴巴動了動，沒說出話來。

方和明甩了下手說：“革命就是為了土地！我們一定要把土地拿回來！”

……他們談到深夜，直到王德康臉上露出了笑容，方和明才起身告辭。

出了門，方和明又扭回頭來，故意問道：

“怎麼樣？敢不敢鬥？”

王德康說：“鬥吧！”

方和明笑着說：“那你要開個頭炮！”

王德康說：“開就開吧！”

於是，階級鬥爭的烈火燃燒起來了，紅安又煥發着革命的紅色光焰。

土改勝利，田地回了老家。方和明家里也分到了好幾畝

田。一个新的問題摆到方和明面前了。

他是十九岁参加革命的。九岁就給地主扛长工，因为年岁小，那时是专給地主放牛。农事上一些主要的活路，象犁田罗、插秧罗，都沒有做过。怎么办呢？从头学起！

方和明的父亲是个种田的好手，不幸得了重病，眼睛也瞎了。分田的第二天，方和明把老父亲扶到自己田里，坐在田埂上。他对着老父亲的耳朵說：

“爷！这田如今是我們的了。我今天扶您来走走，請您把犁田的技术傳授給我！”



老父亲听了这番話，眼眶里装滿了泪水。用手摸着田埂子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又从那头手摸着土地走回来。

方和明在父亲的指点下，开始犁田了。犁了一陣，就扶着老父亲走攏来，讓他用手摸一摸犁沟，檢查一番，然后指点方和明怎样改正缺点。不到一年的工夫，方和明就变成了一个做庄稼的能手。

土改的第二年，方和明就倡議成立了一个互助組。秋天

的时候，互助組丰收了，家家戶戶都增加了收入。邻彎陈家崗住了八戶人家，看到互助組的好处，就相約来到方和明家里，要求参加进来。

这天，在方和明家里开了个会。在方和明的提議下，成立了一个低級合作社。第二天，方和明到下畝去，碰見了王德康。王德康笑着說：

“和明！听說你們成立了合作社？”

方和明看他笑得特別，問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王德康說：“陈家崗是这一帶出名的落后彎子。八戶人家就象八个国家，总是团結不攏来。大家常說：‘要是陈家崗合作化了，全国也就合作化了！’你要多多小心哩！”

方和明說：“依靠群众办事情，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。”

可是，他怎么也沒料到，就在麦熟的时候，社里起了一場风波。

割麦子了！方和明領着侄儿，割了一捆又一捆。社員們也都埋头干着。这时，从陈家崗彎里冲出一群妇女，拿着扁担。到了地里，抱起麦子，一担担地向自己家里挑去。方和明莫明其妙地望着她們。

一个社員說：“现在是合作社了！你們怎么能隨便把麦子挑回家去？”

一个妇女气虎虎地說：“哼！合作社！这是我自己地里的麦子。都叫政府收去了，我吃什么！”

另一个妇女插进来说：“辛苦了一場，也得弄点回家，磨粉子，叫我小伢嚐嚐新呀！”

大家轟然笑起來，搶得更起勁了！兩個婦女同時用眼睛瞟了方和明一下。方和明全身都氣軟了。他抑制住自己的情緒，走攏去對婦女們說：

“你們要拿，我那里割了不少，都捆得現成的！拿我的吧！”

婦女們不理會他，仍然搶着把麥子捆起來，往家里挑去。

这天晚上，方和明召開了一個社員大會。會議開始，他對大家說：

“社員們抬愛，選舉我當社主任。當家作主的，還是我們大家，一切事情要大家決定！”會場里頓時安靜下來，方和明的語調是嚴肅的。

“麥子轉社，都按規定算了分子，今天却有人搶起麥子來了。今天有人搶了，也有人沒搶；有搶得多的，也有搶得少的。”他看了一下大家，又說：“聽說有人放謠言，說麥子收了，都繳給國家，我可以向大家保證，每人的口糧是不會少一粒的！現在你多拿麥子，秋后就少分點谷子。大家看看，我們是象這樣放搶好呢，還是按工分分配好？”

會場里騷動起來了。社員們三三兩兩地私語着。這時，屋角里突然有人大聲說話：

“方主任，你說該怎麼辦？”

方和明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又是那個勸他“找政府救濟”的陳明生。白天搶麥子時，就是他家女人帶的頭。他用一雙狡猾的眼睛，盯着方和明。

方和明有些明白事情的底細了，他看了大家一眼，發現有幾個社員，用憤怒的眼光盯着陳明生。他放慢了聲調，說：

“這是大家的事情，只能由大家決定。大家看看，是放搶

好呢，还是按分子分配好？”

“合作化！合作化！都是你搞的經！以前单干蛮好。”陈明生見社員們有些犹豫，便趁机会大声威胁說：“这个问题归你解决！”

这时，从各个角落里，同时站起来十几个社員，对陈明生吼道：

“你太不講道理！合作化是我們大家自愿的！”

“你为什么教唆妇女搶麦子，还說方和明要罵，就跟他对罵；方和明要打，就跟他对打！你……”这是一个妇女的声音。她激动得說不下去了。

会场里的吼声越来越大。方和明敲了下桌子，止住大家說：

“請大家一个一个地講。”他看了陈明生一眼，轉过臉来对大家說：“我的工作上也有缺点。政策宣傳得不够，叫大家起了誤会……”

这时，陈明生忽然变了个腔調，望着方和明說：

“老方呵！你这样下力气，我看有点划不来吧！团长不当回来搞这玩意。以前当兵吃苦，那是为战争。如今太平了，还回来吃这个苦……咳！你真划不来！”

方和明听了这话，心里象火燒一样，臉也漲得通紅。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。他放大了嗓門，严正地說：

“誰說划不来？社員們都清楚，我祖父卖了廿五年长工，四十五岁才接我奶奶，养了我父亲兄弟两个。”他用手揩了下額上的汗，“我父亲卖了十二年长工，我卖了十一年。我那死去的兄弟，年紀虽小，也卖了八年。”說到这里，他的喉嚨发